

(香港)
劍宗

劍宗作品集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魔魂劍客 中



魔劍奇俠系列之

第十章 冰肌香吻

剑无求和杨羽同时坠落。

他们的武功再高，绝不可能在没有丝毫借力的情况下改变身体的下坠。

既然无法改变方向，下坠的线路只有一条，下坠后的结果也只有一个：粉身碎骨。

剑无求和杨羽根本没有惊叹的余地，身子飞速下坠着。

身子飘在空中，内心的紧张与恐惧到了极点。

如果说英雄不怕死，那是假的。

活着是任何人的唯一愿望，至于那些视死如归的英雄，只因他们在死之前已知道了死亡无法避免。

与其装出怕死的样子，不如坦坦荡荡听从死神的召唤——同是一死，何不体面地去死呢？

这便是那些所谓的“英雄们”的聪明之处。

他们这样做也并非要别人记住他们、歌颂他们、赞美

他们。他们这样做，实是无奈的。

杨羽此刻的心情就是这样：除了对死亡的恐惧，还有对自己的行为忏悔。

他在心里说：“杨羽呀，杨羽，你真是太自私了。为了让自己能得到裳儿的原谅，竟然甘心受人威迫，杀害武林前辈。”

继而又想：“裳儿现在怎样了，老爷是否天天折磨她，打她，让她过地狱一般的生活？如果老爷敢虐待裳儿。我一定要让他死得更惨。把他的肉一块块撕下来喂狗。”杨羽心念如飞：“罢了，罢了。还说什么把老爷的肉撕下来，再过一会，自己便要粉身碎骨，哪里还有机会生还？”

如一场噩梦，杨羽闭上双眼，外面阳光灿烂，他的内心却一片漆黑。

只因他对生还已不抱任何希望。

剑无求似乎也十分绝望。这一意外的灾难象一场最黑暗最残酷的恶梦，把他拖住不放，纵使有求生的欲望，也已无计可施。

此刻，在另一个地方，另一个人也在做梦。

这个人当然是柳公子。

他做的可不是恶梦，却是美梦——

在一片草地上，一个小男孩，在风中奔跑，空中的纸鸢也在他快速的跑动中越升越高。月亮如洁白的明镜，把

大地上一切森林和村庄照得清清楚楚。也把精巧的纸鸢衬得分外可爱。他一边奔跑，嘴里喊着一个名字，追赶着前面不远处的女人，那一定是他的母亲，美丽的笑容比月亮还美丽。她不时地回头，忽而停下来等他，忽而又风一样从草地上飘过。透明裙衫如最轻薄的羽毛。小男孩跑得更快了。他要在草地上抓住他母亲的手。三尺、二尺、一尺。母亲也已伸出洁白的手，但他怎么也抓不住她的温暖的手指。他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高处轻轻而缓慢地喊着他的名字：柳公子！柳公子！

柳公子双手不知不觉紧握，果然被他抓住了那女子的手，梦中男孩的母亲的手……

一阵惊喜，柳公子醒了。

他睁开双眼，果然看到了一双美丽迷人的眼睛。

蒙着雾一般的眼睛，不但美丽，而且有一种摄人心魄的诱惑力。

这样的眼睛实在太美，能够看着这样的眼睛死去，也是幸福的。

柳公子以为还在梦中，嘴里喃喃不知说了些什么，他手中的手：温软、细腻、小巧。

他就这样握着这双手，茫茫望着她安祥的眼睛，他多想就这样一直呆下去，日日月月，年年岁岁，直到一生一世，直到永远。

可是这时，他听到声音：“柳公子醒了，柳公子醒了。”
不是在梦中，柳公子握着的手当然不是男孩母亲的手。

柳公子眨了眨眼：没错，那男孩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，那眼神，那无可代替的气息是他最最难以忘怀的——
他的母亲也是在这样的月夜离开他的。

他在刘管家的怀里奋力挣扎着，喉咙已哭不出声，泪水已流干，可他的双手还在空中乱舞。尽管他幼小的身躯在刘管家的怀抱里挣扎是那么的徒然，那么的无济于事，又那么的无力。

尽管他的母亲没有说要永远离开他，不要他了。可他直觉，母亲这一走便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二十年过去了，他的心还在挣扎，还在呼唤，还在无望地祈求。那一夜，成了他幼小的心灵唯一的伤痛。

这是他成长的岁月里无法释怀的隐痛与祈盼。

母亲的音容，他是陌生的，但又是最熟悉的。

就像他听到的这样：“柳公子，你可醒了？”

柳公子呆了呆，放开瑾小雾的手，茫然道：“我没死？”

接着又道：“难道我不是在做梦？”

不知是开心，还是由于激动的原因，瑾小雾的说话是那么的断断续续：“柳公子你……你真的……醒了。”

柳公子放开她的手，用力点点头。问道：“这是什么

地方，为什么看不到月亮？”

“我们在山洞里，当然看不到月亮。”瑾小雾笑了，道：“如果柳公子想看月亮，好，我叫丫头抬你到外面去看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柳公子知道那是一场梦，轻轻说：“小雾，我怎么还没死，我不是喝了酥骨散了吗？”

“若不是干妈相救，你此刻真的死了。”

瑾小雾蒙着雾的双眼闪烁着泪光。

这是伤心的泪，还是幸福的泪？

“躺了三天三夜，你终于醒了。”

不知何时，干妈来到床前。

他的面孔依旧沉着，没有笑脸，可他的话里已没有了先前的敌意——

“若不是柳公子内力精湛，我可能也无法完全救你。”

干妈瞧了他一眼，又说：“中了‘酥骨散’而能完全不受影响的，你是第一人。”

“我……我真的什么事都不会有？”听了干妈的话，柳公子又是感谢又是惊奇，身子动了动，显然是想起来道谢。

“不要动，干妈说过，你刚醒来气力还未恢复。”

瑾小雾的口气充满了爱怜。

柳公子深情地注视着瑾小雾，心里感到一阵温暖。

一个是邪教教主的女儿，天下武林人人痛恨的白鹰

的女儿。

一个是柳家剑法嫡系传人，江湖中正义一派的代表。

两个完全不属于同一世界的男女，此刻，就这么一语不发地注视着。

十几天前，瑾小雾还想象着要如何杀了柳公子。

现在，柳公子就躺在她的床上，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，她只要一根小指头便足以对付他。

可是瑾小雾不能，也没有勇气。

从见到柳公子的那一瞬，她就觉得她完了：干妈辛辛苦苦把她养大，把厉害无比的‘女儿剑法’传授给她，没想到干妈让她第一次杀人她就下不了手，今后还谈何重振白鹰教声威？

瑾小雾知道，她完了，她不是杀不了柳公子，而是她的命运几乎就掌握在柳公子手里。

如果柳公子死了，她一定会后悔、会伤心，会一蹶不振的。

爱上一个人，本来就很简单，很奇怪。

而又无法解释。

就像杀人不要任何理由一样。

瑾小雾觉得她太对不起干妈，她辜负了干妈的期望。

但人的感情，并不是因为心存歉意便会改变的。

情为何物？谁也说不清。

更何况是情窦初开的女子。

怪谁呢？谁也不能怪，只能怪那个梦中人。只能怪柳公子与梦中人惊人的相似。只能怪她早已爱上了梦中人。

两双眼睛似乎溶在了一起，两颗心也渐渐接近。

“小姐，该吃药了。”

干妈小小的身躯又来到床前，手中捧着一只小碗。

他虽然少了一条腿，但走起路来如风飘一样：坦然、自如、轻快，而且稳当。

“柳公子喝了这碗药，便会慢慢恢复力气的。”

干妈说完，把药放在床边的椅子上，便又回到另一间房里去。

瑾小雾舀了一匙药，放在嘴边吹了吹，喂柳公子喝下。

柳公子虽有些不好意思，无奈身子无法动弹，只得喝了。

他感到这药很苦，连舌根也麻木起来。但觉一股清凉，一丝一丝渗入他的五脏六腑。

柳公子出身武林名家，他当然知道这是一种极其珍贵的解毒之药。这种药采自雪山，而且罕见难觅。为了救一个本该死掉的人，拿出这等珍稀之药，教他如何不感激？

柳公子心道：“都说邪教教徒一个个凶残阴险，杀人

无度，我看未必尽然，干妈、瑾小雾的胸怀就比一般的江湖人坦荡、大度得多。”

柳公子只猜对了一半：瑾小雾对他好，完全是另有原因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已作为瑾小雾的梦中人被她深深爱上了。

“苦吗？”瑾小雾把最后一匙药喂下，问道。

柳公子摇摇头，一双眼睛已生辉不少，脸上也红润了许多。望着瑾小雾，感激顿生。

“小雾，要我怎样才能感激你。”要说柳公子对邪教一直抱有很深的成见的话，但此刻说的话，绝对是真诚的，发自内心的。

“为什么要谢我？”

“当然是谢你不杀我。”柳公子说得很真诚。

瑾小雾微微笑道：“是我自己不愿杀你，下不了手。”

柳家庄的公子，“拂柳剑法”柳云烟的儿子竟好像随便可以杀似的。竟然有人对他说，“是自己不愿下手”，如果这种话传到江湖上，柳家庄还如何立足？

柳公子却恭恭敬敬道：“小姐不杀之恩，在下没齿难忘。”

瑾小雾又笑起来：“一个大男人，说话却如此罗嗦。”接着又道：“要谢就谢你自己。”

“什么？谢我自己？”柳公子诧异道。

“对!”

瑾小雾笑得更迷人:“我不杀你,因为你像一个人。”

“像谁?”

“梦中的人。”

“梦中的人?”柳公子更不解:“我像你的梦中人?”

瑾小雾的脸上现出一片红晕,但她并没有一般女子的害羞,她直视着柳公子,说道:“没错,我的梦中人就是你,我怎么忍心杀了我的梦中人!”

从她眼神里,柳公子已经明白了什么,但他说道:“你可以不杀你的梦中人,可我姓柳……”

柳公子的话还未说完,另一个声音打断道:“从现在开始,世上不再有柳公子这个人。”

说话的是干妈,他风飘一般来到床前。

柳公子喃喃道:“那么……我是谁呢?”

“你是小姐的丫头。”

说话的还是干妈。他说得很平静,好像在说一件根本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只听他又说道:“你求我救你的时候,你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。”顿了顿,接道:“就算现在想后悔,也来不及了。”

“不过,你是特殊的丫头。”

瑾小雾望着他,笑道:“只要你听话,你的行动不受任何限制,如果你不愿意,我也不会强迫你杀人。”

“杀人？”柳公子一震，道：“杀什么人？”

“当然是该杀的人。”干妈干笑道：“唯一的要求是改变一下你的容貌，使天下人不知道你是柳公子。”干妈说着手里推开一张纸，纸上画着一个人，这个人有一张奇丑无比的脸。

柳公子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干妈笑道：“这个人就是你。”

柳公子摇头道：“我没有这么丑的……”

“你当然不是这么丑，不过，干妈会让你变得这么丑的。”瑾小雾静静道：“干妈的易容术，天下第一。”

干妈在笑：“江湖上有你这么奇丑无比的人，也好得很。”

说着拿出另一张纸，上面赫然画着一柄剑，剑尖还滴着血，旁边写着许多名字。干妈冷冷道：“这是白鹰教的‘黑名册’，上面的人就是我们要杀的人！”

柳公子目光如电，只见第一排写着：剑无求、解二、愁三、笨五、阿六、七七儿、李八斤、唐九剑……柳公子还未全部看完，干妈已经收起纸，脸神渐渐阴沉起来：“这些人，一个个都得死！”他准备把“黑名册”交给瑾小雾，就在瑾小雾接过的一瞬，干妈突然撕下一片纸，递给柳公子，道：“你已经死了！”

柳公子接过一看，见纸上写着三个字：柳公子。

柳公子把小纸片捏在掌心，心中怦怦直跳，寻思道：“我的名字怎么会在黑名册上？”抬头，干妈不知何时已离去……

柳公子茫然。

就是说，他的名字在黑名册上，他是瑾小雾一定要杀掉的人。他是白鹰教的敌人。他叹了口气，闭上眼睛，说：“你们杀了我吧。”

好久，没有接话。

柳公子重新睁眼，暗淡的灯影里瑾小雾也走了。柳公子觉得很悲伤，想起数日来发生的种种，他仿佛觉得自己在做梦。先是莫名其妙上了瑾小雾的船，后又成了瑾小雾的梦中人。瑾小雾的美丽让他惊叹让他倾心，可是，瑾小雾竟是天下第一邪教的女儿。而又令他不懂的是，白鹰的女儿却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她救了他，他感激过，也曾对她动心过，他甚至有过跟她永远在一起的念头。然而，她却要去杀很多人，这些人都是江湖中人人敬仰的英雄。他很快就会成为她的丫头，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江湖上，看着她杀人、报复……他能看着她杀人吗？他的良心呢？他曾经发过的为正义而战的誓言呢……他知道他根本不是干妈的对手，也不是瑾小雾的对手，他如何才能阻止这场武林浩劫……他有能力阻止这场武林浩劫吗？看来，干妈他们已经精心准备了许多年，他们已经有了详细而周全的

计划，因为，二十年前他们彻底失败了，如果没有把握，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。他的脑子想得发胀，发痛。最后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凭我的能力，根本无法阻止他们的计划，不如听天由命吧！”

他扫视着周围的一切，暗淡的灯光照着清冷的岩石，就在他床前的小椅上，那只药碗显得孤孤零零。柳公子心中一暖，想起瑾小雾一匙一匙喂自己喝药的情形，不由感动道：我虽是名册上的人，她却救我，可是他的感激的心情很快被另一种哀伤所代替：要是天下人知道我跟邪教的人在一起，柳家庄几十年建立的信义岂不是毁于一旦？柳家剑法一向被江湖上视为正义之剑，如今我却跟邪教教主的女儿一道出现江湖，虽然我不一定杀人，也不一定有人能识破我的真面目，可是万一……柳公子不敢往下想。

忽然，他把心一横：不如死了，以免牵累了父亲……

这样想着，伸手就去取自己放在床头的长剑。取剑在手，还没有拔剑，剑已被人夺走——

柳公子以为这一定是瑾小雾，口中道：“小姐，你让我……”

“死”字还没说出，忽然愣住！

因为，夺下手中剑的不是柳公子，也不是干妈，而是一个老尼姑。

柳公子惊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老尼姑在灯下审视着剑鞘，见上面刻着一个“柳”字，冷冷道：“这是柳家庄的剑，怎会在你手上！”

柳公子不知这老尼姑什么来路，生怕被她知道自己是柳家庄的人，将来传到江湖上，那柳家庄就要倒霉了。他心念如电，忽然叫道：“前辈小心！”

老尼姑一呆。

趁这一呆之际，柳公子便去抢她手中之剑。可惜，柳公子忘了他乃是中毒之人，体内的解骨散还未尽祛，手刚刚伸至一半，已被老尼姑点中穴道，不能动弹。

老尼姑“嘿嘿”道：“小子，我看你身中剧毒，刚吃了解药就有这般身手，真是难得。”她忽然拿起那只药碗，用鼻子凑近闻了闻，说道：“你小子真有福气，居然可以让他们拿出白鹰教最珍贵的雪山青莲给你解毒，是不是那个小妖精看上你了。”

柳公子穴道被点，不能动，也不说话。

那尼姑忽然站了起来，喊道：“快出来，白鹰的孽种，还不出来受死！”

她的表情极是恐怖，见周围没动静，她将药碗摔在地上，然后一把抓住柳公子的衣领，冷笑道：“别以为雪山青莲可以救你的命，我会杀了你的！”接着，凄然道：“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舍得救，却留给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。”

我恨死他了！”

柳公子不知她说什么，只觉得她的话语中有无尽的怨恨。

她忽转身，怒视着柳公子，咬牙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喝的药，原来是用来救我儿子的……”她缓缓抽剑：“我不想看见你活着！”

柳公子闭目，他在等死。

可他没死。

他听到一个声音：“你不能杀他。”接着是剑入鞘的声音。

他知道，阻止老尼姑杀他的，是干妈。柳公子睁眼，干妈就在一丈开外，而尼姑手里的剑，已在他手里。

只听干妈道：“司马燕翎，这个地方你是怎么找到的。”

原来这个老尼姑便是域外魔尼司马燕翎。

司马燕翎可说是纵横中原，罕逢敌手，刚才竟生生的被一个瘦小老头从手中夺去兵器，尽管这本不是她的剑，可她仍是又惊又怒，双掌交叉，齐齐退出——

她这一掌，罡风凌厉，而又无声无息。

这是一种杀人于无形的阴毒邪功。

然而，干妈早有防备，他只有一条腿，脚尖踮地，滴溜溜打个转，便化解了对手凶险的一掌。不过，干妈还是

低估了对手。他避过掌锋，还未站稳，没想到无形中还有一掌汹涌而至。这一掌比之先前那掌，气势更盛。待他发觉，提掌相御，也是迟了。只觉胸口一闷，踉跄了三步。

司马燕翎见对手着了道，也知道对手极难应付，便不想错过这一机会，左手轻挥，袖中射出八道光影。那是八道暗器。

暗器极快，同样是无声无息。

干妈八处要穴，已在暗器封锁之下。

柳公子看得呆了，他以为干妈这回凶多吉少。柳公子穴道被点中，身子不能动，可是此刻，他的右手食指却跳了一下。也许是感应，他的那柄在干妈手中的柳家剑“啪”一声出鞘。

剑气激荡，同时击落八件暗器。

干妈又退了数步，这才站定，道：“还你的剑。”说毕，剑脱手，飞回柳公子身侧。这次司马燕翎并未来抢剑，而是幽幽道：“一个火工头，竟能练成绝世武功，真是可喜可贺。”

“司马燕翎还记得我吗？”

干妈朗声道。

“我曾吃过一顿你烧的饭，当然还记得。”

“这么好的记性，怎么也会忘事？”

“不该忘的我从不会忘记。”

“教主二十年前已经死了，你怎么还来找他？”

干妈提到教主，司马燕翎似乎身体一颤，继而冷笑道：“我并不是来找白鹰的，而是来杀人的。”

“这里没有你要杀的人。”

“有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瑾小雾。”

“你要杀她？”

干妈叫道：“难道连白鹰的女儿你也要杀！”

“别提白鹰两个字。”

司马燕翎怒道：“我恨他，他恨不得亲手杀了他！”她说着一掌拍向干妈，狂怒之下，司马燕翎的掌力大得惊人，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干妈头顶的岩壁上竟被击出一个洞。若不是干妈躲得及时，这一掌已将他重创。干妈方才接过司马燕翎两招，觉得她这一掌的功力比刚才大了许多，不由道：“司马燕翎，这是什么功夫？”

“这是绝情掌，专门用来对付绝情人的。”司马燕翎声音尖细：“火工头，你以为我就那么点功夫吗？告诉你，如果要杀你，马上就能做到！”

干妈也说道：“司马燕翎，我也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我只会烧火做饭，我就接你几掌！”话落，也拍出一掌。显然，他也想镇镇司马燕翎，好令她知难而退。